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一百十五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徐如澍

員外郎<sub>臣</sub>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沈清藻

謄錄監生<sub>臣</sub>陶鳴珂

欽定四庫全書

說郛卷一百十五上

元 陶宗儀 撰

甘澤謠

唐袁邠

魏先生

魏先生生於周家於宋儒書之外詳究樂章隋初出游  
關右值太常考樂議者未平聞先生來競往謁問先生  
乃取平陳樂器與樂官蘇夔蔡子元等詳其律度然後  
金石絲竹咸得其所內致清商署為大樂官斂帛二百

段以酬之先生不復入仕遂歸梁宋以琴酒為娛及隋末兵興楊玄感戰敗謀主李密亡命雁門變姓名以教授先生同其鄉曲由是遂相來往常論鐘律李密頗能先生因戲之曰觀吾子氣沮而目亂心搖而語偷氣沮者新破敗目亂者無所倚心搖者神未定語偷者思有謀於人今方捕蒲山黨得非長者虜李公驚起執先生手曰既能知我豈不能教我與先生曰吾子無帝王規模非將相才畧乃亂世之雄傑耳李公曰為吾辨析行

藏亦當由此而退先生曰夫為帝王者包羅天地儀範  
古今外則日用而不知中則歲功而自立堯詢四岳舉  
鯀而殛羽山此乃出於無私也漢任三傑納良而圍垓  
下亦出於無私也故鳳有不吻而不施麟有蹄足而永廢  
者能得其道而求自集於時此帝王之規模也凡為將  
軍者幕見太一旗驅無戰伐有罪之民乃瑠戈既授玉  
弩斯張誠負羈之有言邗季良之猶在所以務其燕犒  
致逸待勞修其屯田觀釁而動正使風生虎嘯不可抗

其威雲起龍驤不可攘其勢仲尼曰我戰則克孟軻云夫誰與敵此將帥之才也至有秉其才知動以機鈴公於國則為帥臣私於已則曰亂盜私於已必掠取財色屠其城池朱亥為前席之賓樊期為升堂之客朝聞夕死公孫終敗於邑中寧我負人曹操豈兼於天下是忘輦千金之貺報陳一飯之恩有感謝之人忘懷歸之衆且魯史之誠曰度德連山之文曰待時倘欲謀於人不能患於已天人厭亂歷數有歸時雨降而妖祲除太陽

升而層冰釋引繩縛虎難希飛兔之門赴水持甕豈是  
安生之地吾嘗望汾晉有聖人生能往事之富貴可取  
李公拂衣而言曰隋氏以篡殺取天下吾家以勲德居  
人長振臂一呼衆心響應提兵撻伐何往不下道行可  
以取四海不行亦足以王一方委質於人誠所未忍女  
真豎儒不足以計事遂絕魏生因寫懷賦詩為鄉吏發  
覺李公脫身而走所在收兵北依黎陽而南據雒連營  
百萬與王世充爭衡首尾三年終見敗覆追思魏生之

說即日遂歸於唐乃授司農之官復搆桃林之叛魏生  
得道之士亡其名蓋文貞之宗親也

素娥

素娥者武三思之姬人也三思初幸喬氏窈娘能歌舞  
三思曉知音律以窈娘歌舞天下之藝也未幾沉於雒  
水遂族喬氏之家左右有舉素娥者曰相州鳳陽門宋  
媼女善彈五弦世之殊色三思乃以帛三百段往聘焉  
素娥既至三思大悅遂盛宴以出素娥公卿大夫畢集



唯納言狄仁傑稱疾不來三思怒於座中有言宴罷有  
告仁傑者明日謝謁三思曰某昨日宿疾暴作不果應  
召然不靚麗人亦分也他後或有良宴敢不先期到門  
素娥聞之謂三思曰梁公強毅之士非欸狎之人何必  
固抑其性再燕不可無請不召梁公也三思曰儻阻我  
燕必族其家後數日復宴客未來梁公果先至三思特  
延梁公坐於內寢徐徐飲酒待諸賓客請先出素娥畧  
觀其藝遂停杯設榻召之有頃蒼頭出曰素娥藏匿不

知所在三思自入召之皆不見忽於堂與中隙聞蘭麝芬馥乃附耳而聽即素娥語音也細於屬絲纔能認辨曰請公不召梁公今固召之某不復生也三思問其由曰某非他怪乃花月之妖上帝遣來亦以多言蕩公之心將興李氏今梁公乃時之正人某固不敢見某嘗為僕妾寧敢無情願公勉事梁公勿萌他志不然武氏無遺種矣言訖更問亦不應也三思出見仁傑稱素娥暴疾未可出敬事之禮仁傑莫知其由明日三思密奏其

事則天嘆曰天之所授不可廢也

### 陶峴

陶峴者彭澤之子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汎艚江湖遍游烟水往往數歲不歸見其子孫成人初不辨其名字也峴之文學可以經濟自謂疎脫不謀宦游有生之初通於八音命陶人為甓潛記歲時敲取其聲不失其驗撰樂錄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自載

一舟致賓一舟貯飲饌客有前進士孟彥深進士孟雲  
卿布衣焦遂各置僕妾共載而峴有女樂一部奏清商  
曲逢竒遇興則窮其景物興盡而行峴且聞名朝廷又  
值天下無事經過郡邑無不招延峴拒之曰某麋鹿間  
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請者繁方伯之為人江  
山之可駐吳越之士號為水仙曾有親戚為南海守因  
訪韶爰遂往省焉郡守喜其遠來贈錢百萬遺古劍長  
二尺許玉環徑四寸海舶昆侖奴名摩訶善泅水而勇

捷遂悉以所得歸曰吾家之三寶也及回棹下白芒入  
湘江每遇水色可愛則遺環劍令摩訶下取以為戲笑也  
如此數歲因渡巢湖亦投環劍而令取之摩訶纔入獲  
劍環跳波而出烏曰為毒蛇所齧遽刃去一指乃能得  
免焦遂曰摩訶所傷得非陰陽為怒乎犀燭下照果  
為所警蓋水府不欲人窺也峴曰敬奉諭矣然某嘗樂  
謝康樂之為人云終當樂死山水間但殉所好莫知其  
他且栖遲於逆旅之中載於大塊之上居布素之賤擅

貴遊之權浪跡怡情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得升玉璫  
見天子施公惠養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曰要  
須一別襄陽山水後老吳郡也行次西塞山泊舟吉祥  
佛舍見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有怪物乃投環劍命摩  
訶下取見摩訶泊沒深討入而方出氣力危斷殆不任  
持曰環劍不可取有龍高二丈許而環劍置前某引手  
將取龍輒怒目峴曰女與環劍吾之三寶不者既亡環  
劍汝將安用必須為我力爭也摩訶不得已被髮大噉

目眦血流窮泉一入不復出矣久之見摩訶支體磔  
裂浮於水上如有示於峴也峴流涕水濱乃命回棹因  
賦詩自叙不復議游江湖矣詩曰匡廬舊業自有主吳  
越所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歸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鷓  
栖楓葉夕陽動鷺立蘆根秌水明從此舍舟何所詣酒  
旗歌扇正相迎孟彥深復游清瑣為武昌令孟雲卿當  
時文學南朝上品焦遂天寶中為長安飲徒時好事者  
為飲中八仙歌云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譚雄辯驚四

延

嬾殘

嬾殘者名明攢天寶初衡岳寺執役僧也退食即收所  
餘而食性嬾而食殘故號嬾殘也晝專一寺之功夜止  
群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時鄴侯李泌寺中讀  
書察嬾殘所為曰非凡物也聽其中宵梵唄響徹山林  
李公情頗知音能辨休戚謂嬾殘經音先悽惋而後喜  
悅必謫墮之人時將去矣候中夜李公潛往謁焉望席



門通名而拜嬾殘大詬仰空而唾曰是將賊我李公愈  
加謹敬唯拜而已嬾殘正撥牛糞火出芋啖之良久乃  
曰可以席地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公奉承就食而  
謝謂李公曰昏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又拜而退居一  
月刺史祭岳修道甚巖忽中夜風雷而一峯顛下其緣  
山磴道為大石所欄乃以十牛縻絆以挽之又以數百  
人鼓噪以推之物力竭而石愈固更無他途可以修事  
嬾殘曰不假人力我試去之衆皆大笑以為狂人嬾殘

曰何必見嗤試可乃已寺僧笑而許之遂履石而動忽轉盤而下聲若震雷山石既開寺僧皆羅拜一郡皆嘖至聖刺史奉之如神嬾殘悄然乃懷去意寺外虎豹忽爾成羣日有殺傷無繇禁止嬾殘曰授我箠為爾盡驅除之衆皆曰大石猶可推虎豹當易制遂與之荆挺皆躡而觀之纔出門見一虎嗾之而去嬾殘既去虎亦絕蹤後李公果十年為相也

聶隱娘

聶隱娘者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方十歲有尼  
乞食於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押衙乞取此女鋒大  
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後夜果失  
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景響父母每思之  
相對啼哭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數已成矣  
可自領取尼歛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  
經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父恐不信  
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

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猴極多  
尼先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  
上飛走若捷猿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合執  
寶劍一口長一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某  
攀援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猴百無一失後刺虎豹  
皆決其首而歸三年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  
寸飛走遇之亦莫知其去來也至四年留二女守穴挈  
我於都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為我

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易也授以羊角  
匕首廣四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中人莫能見以  
首入囊反命則以藥化之為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  
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首入其  
室度其門隙無有郭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歸尼  
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  
便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必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  
某拜謝尼曰吾為女開腦後藏匕首而無傷用即抽之

曰女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  
聞語甚懼後遇夜即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  
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曰此人可與我為  
夫白父又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  
夫乃給衣食甚豐具數年後父卒魏帥知其異遂以金  
帛召署為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  
節度使劉悟參軍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  
帥能神莫已知其來召牙將令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

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鷓來噪丈夫以弓彈之  
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鷓揖之曰吾欲相見祇迎也  
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云劉僕射果神人不然者  
何以動召也願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  
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  
異請當留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  
彼而就此服公神明耳蓋知魏帥之不及劉也劉問所  
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

所在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  
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止必使人繼至今宵  
請剪髮繫之以紅綃送於魏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  
四更却反曰送其信矣是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  
僕射之首此時亦用計殺之望勿憂耳劉豁達大度亦  
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  
飄然如相擊於床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踏身首異  
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於堂之下以藥



未化之為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  
繼至空空兒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踪能從  
空虛入冥漠無形而滅景隱娘之伎故不能造其境此  
即係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其頸擁以衾隱娘當  
化為蠅蝶潛入腸中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  
更瞑目未熟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  
出賀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即翩然遠  
逝恥其不中耳纔未踰一更已千里矣後視其玉果有

七首劃處痕逾數分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一一請給與其夫劉如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於軍隱娘亦鞭驢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雒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信遺其繒練一無所受但沈醉而去後一年縱

不休官果卒於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娘矣

韋駟

韋駟者明五音善長嘯自稱逸羣公子舉進士一不第  
輒已曰男子四方之志豈拘節於風塵哉游岳陽太守  
以親知見辟數月謝病去駟親弟駮舟行溺於洞庭湖  
駟乃水濱慟哭移舟湖神廟下欲焚其廟曰千金賞胡  
安穩獲濟吾弟窮悴乃罹此殃焉用爾廟為忽於舟中  
寢夢神人盛服來謁謂駟曰幽冥之途無枉殺者明公

先君嘗為城守方剛謹正鬼神避之撤淫祠甚多不當廢者有一二神上訴帝初不許固請十餘年乃許與後嗣一人謝二廢廟之主然亦須退不能知其道進無以補於時者故賢弟當之耳儻求喪不獲即我之過令水工送屍湖上駟驚悟其事遽止遂命漁舟施釣緡果獲弟之屍於岸是夕又夢神謝曰鬼神不畏忿怒而畏果敢以其誠也君今為人果敢如是吾所以懷畏昔洞庭張樂是吾所司願以至音酬君厚惠所冀觀咸池之節

奏釋浮世之憂煩也忽覩金石羽籥鏗鏘振作騶甚歎  
異以為非據曲終乃寤

圓觀

圓觀者大厯末雒陽惠林寺僧能事田園富有粟帛梵  
學之外音律大通時人以富僧為名而莫知所自也李  
諫議源公脚之子當天寶之際以遊宴飲酒為務父愷  
居守陷於賊中乃脫粟布衣止於惠林寺悉將家業為  
寺公財寺人日給一器食一杯飲而已不置僕使斷其

聞知唯與圓觀為忘言交促膝靜話自旦及昏時人以清濁不倫頗生譏誚如此三十年二公一旦約遊蜀州抵青城峨眉同訪道求藥圓觀欲遊長安出斜谷李公欲上荊州三峽爭此兩途半年未決李公曰吾已絕世事豈取途兩京圓觀曰行固不繇人請出三峽而去遂自荊江上峽行次南浦維舟山下見婦人數人錦襦負甕而汲圓觀望見泣下曰某不欲至此恐見其婦人也李公驚問曰自上峽來此徒不少何獨恐此數人圓觀

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託身之所適三載尚未婉懷  
以某未來之故也今既見矣即命有所歸釋氏所謂循  
環也謂公曰請假以符咒遣其速生少駐行舟某山  
下浴兒三日公當訪臨若相顧一笑即某認公也更後  
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與公相見之期李公  
遂悔此行為之一慟遂召婦人告以方書其婦人喜躍  
還家頃之親族畢至以枯魚獻於水濱李公往為授朱  
字符圓觀具湯沐新其衣裝是夕圓觀亡而孕婦產矣

李公三日往觀新兒襁褓就明果致一笑李公泣下具告於王王乃多出家財葬圓觀明日李公回棹言歸息林詢問觀家方知有理命後十二年秋八月直指餘杭赴其所約時天竺寺山雨初晴月色滿川無處尋訪忽聞葛洪川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乘牛叩角雙髻短衣俄至寺前乃觀也李公就謁曰觀公健否却問李公曰真信士與公殊途慎勿相近俗緣未盡但願勤修不墮即遂相見李公以無由叙話望之潸然圓觀又唱竹枝



步步前去山長水遠尚聞歌聲詞切韻高莫知所詣初  
到寺前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  
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寺前又歌曰身前身後  
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遊已遍却回烟棹  
上瞿塘後三年李公拜諫議大夫一年亡

紅綫

紅綫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  
遣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綫謂嵩曰羯鼓

之音頗悲調其聲者必有事也嵩亦明曉音律曰如女  
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亡不敢乞假嵩遽遣放  
歸時至德之後兩河未寧初置招義軍以荅陽為鎮命  
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艸創朝廷復遣女嫁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男取滑州節度使令狐彰女三  
鎮互為姻婭人使日決往來時田承嗣嘗患熱毒風遇  
夏增劇每曰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緩數年之命  
乃命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恤養

之常令三百人常直州宅卜選良日將并潞州嵩聞之  
日夜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將傳轅門已閉  
杖策庭除惟紅綫從行紅綫曰主自一月不皇寢食意  
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係安危非爾能料紅綫曰  
某雖賤品然亦有解主憂者嵩乃具告其事曰我承祖  
父遺業受國家厚恩一旦失其土疆即數百年勲伐盡  
矣紅綫曰易爾不足勞主憂也乞放某一到魏郡看其形  
勢觀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三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

馬兼具寒暄書其他即俟某卻回也嵩大驚曰不知  
女是異人我之暗也然若事不濟反速其禍奈何紅綫  
曰某之行無不濟者乃入閨房飾其行具梳烏鬢髻攢  
金鳳釵衣紫繡短袍繫青絲輕履胸前佩龍文匕首額  
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儵忽不見嵩乃反身閉戶背燭  
危坐常時飲酒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  
風一葉墮露驚而試問即紅綫回矣嵩喜而慰問曰事  
諧否曰不敢辱命又問曰無傷殺否曰不至是但取牀

頭金合為信耳紅綫曰某子夜前三刻即到魏郡凡歷數  
門遂及寢所聞外宅男止於房廊睡聲雷動見軍士卒  
步於庭廡傳呼風生某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  
止於帳內鼓跌酣瞑頭枕文犀髻包黃穀枕前露索一  
七星劍劍前仰開一金盒盒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神  
名復著名香及美珍散覆其上揚威玉帳但期心豁於  
生前同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寧勞禽縱祇益傷嗟  
時則蠟炬光凝爐香燼煨侍人四布兵器森羅或頭觸

屏風斲而躡者或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攀其簪珥縻其襦裳如病如昏皆不能寤遂持金合既出魏城西門將行二百里皆銅臺高揭而漳水東注晨颺動靜斜月在林憂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仰副於心期所以夜漏三時往反七百餘里入危邦經五六城冀滅主憂敢言其苦嵩乃發使遺承嗣書曰昨夜有客從魏中來云自元帥頭邊獲一合不敢留駐謹卻封納專使星馳夜半方到見搜捕舍一軍憂疑使者以馬撾叩門非

時請見承嗣遽出以金合授之奉承之時驚惶絕倒遂  
駐使者止於宅中狎以私宴多具錫賚明日遣使賫繒  
帛三萬疋名馬二百匹他物稱是以獻於嵩曰某之首  
領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指使  
敢議姻親役當奉轍後車來則麾鞭前馬所置紀綱僕  
號為外宅男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脫其甲裳放  
歸田畝矣由是一兩月內河北河南人使交至而紅綫  
辭去嵩曰女生我家而今欲安往又方賴女豈可議行

紅綫曰某前世本男子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救世人  
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蟲癥某以芫花下之婦人與腹  
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三人陰功見誅降為女子使  
身居賤隸氣稟賊星所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使身  
厭羅綺口窮甘鮮寵待有加榮亦至矣况國家建極  
慶且無疆此輩背違天理當盡弭患昨往魏郡以示報恩  
兩地保其城池萬人全其性命使亂臣知懼烈士安謀  
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本身便當



道跡塵中栖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常存嵩曰不然遺  
爾千金為居山之所給紅綫曰事關來世安可預謀嵩  
知不可駐留乃廣為餞別悉集賓客夜宴中堂嵩以歌  
送紅綫酒請坐客中吟朝陽為辭曰采菱歌怨木蘭舟  
送客魂消百尺樓還似雒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  
歌畢嵩不勝悲紅綫反袂且泣因為醉離席遂亡其所  
在

許雲封

許雲封樂工之篋者貞元初韋應物自蘭臺郎出為和州牧非所宜願頗不得志輕舟東下夜泊靈壁驛時雲天初秋濃露凝冷舟中吟風將以屬辭忽聞雲封篋聲嗟歎久之韋公洞曉音律謂其篋聲酷似天寶中梨園法曲李謨所吹者遂召雲封問之乃是李暮外孫也雲封曰某任城舊士多年不歸天寶改元初生一月時東封回駕次至任城外祖某聞初生相見甚喜乃抱詣李白學士乞撰令名李公方生旗亭高聲命酒當壚賀蘭

氏年且九十餘邀李置飲於樓上外祖高遂送酒李公握  
筯醉書某胸前曰樹下人不語不語真我好語若及  
日中烟霏謝陳寶外祖辭曰本於學士乞名今不解所  
書之語李公曰此即名在其間也樹下人是木子木子  
李字也不語是莫言莫言暮也好是女子女子外孫也  
語及日中是言午言午是許也烟霏謝陳寶是雲出封  
中乃是雲封也即李譽外孫許雲封也後遂名之某纔  
始十年身便孤立因乘義馬西入長安外祖憫以遠來

令齒諸舅學紫謂某性知音律教以橫篴每一曲成必撫背賞嘆值梨園法部置小部音聲凡三十餘人皆十五以下天寶十四載六月日侍驪山跣蹕是貴妃誕辰上命小部音聲樂長生殿仍奏新曲未有名會南進荔枝因以西名荔枝香左右歡呼聲動山谷是年安祿山叛車駕還京自後俱逢離亂漂流南海近四十載今者近訪諸親將抵龍丘韋公曰吾有乳母之子具名千金嘗於天寶中受篴李供奉藝成身死每所悲嗟舊吹之

遂即李君所賜也遂囊出舊遂雲封跪視悲切撫而觀之曰信是佳遂但非外祖所吹者又謂韋公曰竹生雲夢之南鑿在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不伐則其音實未期而伐則其音汎浮者外澤中乾乾者受氣不全氣不全則其竹天凡發揚一聲出入九息古之至音者一疊十二節一節十二敲今之名樂也至是落梅流韻感金谷之遊人折柳傳情悲玉關之戍客誠有清響異音非至音無以降神而祈福也

其已天之竹遇至

闕

夢遊錄

唐任著

櫻桃青衣

天寶初有范陽盧子在都應舉頻年不第漸窘迫嘗暮  
乘驢遊行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聽徒甚衆盧子方詣  
講筵倦寢夢至精舍門見一青衣攜一籃櫻桃在下坐  
盧子訪其誰家因與青衣同餐櫻桃青衣云娘子姓盧  
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訪近屬即盧子再從姑也青衣  
曰豈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君不往起居盧子便隨之過

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大盧子立於門下  
青衣先入少頃有四人出門與盧子相見皆姑之子也  
一任戶部郎中一前任鄭州司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  
太常博士二人衣緋二人著綠形貌甚美相見言叙頗極  
歡暢斯須引入北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詞  
高朗威嚴甚肅盧子畏懼莫敢仰視令坐恁訪內外  
備語氏族遂訪兒婚姻未盧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  
女姓鄭早孤遺吾妹鞠養甚有容質頗有令淑當為兒



婦平章計必允遂盧子遽即拜謝乃遣迎鄭氏妹有頃  
一家並到車馬甚盛遂檢歷擇日云後日吉因與盧子  
定謝姑云聘財函信禮物兒並莫憂吾悉與處置兒在  
城有何親故並抄名姓并其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臺  
省及府縣官明日下函其夕成結事事華盛殆非人間  
明日設席大會都城親表拜禮畢遂入一院院中屏帷  
牀席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麗宛若神仙  
盧生心不勝喜遂忘家屬俄又及秋試之時姑曰禮部

侍郎與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明春遂擢第又應宏詞姑曰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家連官情分偏洽令渠為兒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祕書郎姑云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其奏畿縣尉數月勅授王屋尉遷監察轉殿中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銓畢除郎中餘如故知制誥數月即真遷禮部侍郎兩載知舉賞鑒平允朝廷稱之改河南尹旋屬車駕還京遷兵部侍郎扈從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銓甚有美譽遂拜

黃門侍郎平章事恩渥綢繆賞賜甚厚作相五年因直  
諫忤旨改左僕射罷知政事數月為東都留守河南尹  
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後至是經三十年有七男三女婚  
宦俱畢內外諸孫十人後因出行卻到昔年逢攜櫻桃  
青衣精舍門復見其中有講遂下馬禮謁以故相之尊  
處端揆居守之重前後導從頗極貴盛高自簡貴輝映  
左右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聞講僧唱云  
檀越何久不起忽然夢覺乃見著白衫服飾如故前後

官吏一人亦無傍徨迷惑徐徐出門乃見小豎捉驢執帽在門外立謂盧曰人饑驢饑郎君何久不出盧訪其時奴曰日向午矣盧子罔然歎曰人世榮華窮達富貴貧賤亦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官達矣遂尋仙訪道絕蹟人世焉

獨孤遐叔

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於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將遊劍南與其妻訣曰遲可周歲歸矣遐叔

至蜀羈樓不偶逾二年乃歸至鄆縣西去城尚百里歸  
心迫速取是夕到家趨斜逕疾行人畜既殆至金光門  
五六里天色已暝絕無逆旅唯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  
時近清明月色如晝繫驢於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  
餘株夜深施衾褥於西窻下偃臥方思明晨到家因吟  
舊詩曰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至夜分不寐忽聞牆  
外有十餘人相呼聲若里胥田叟將有供待迎接須臾  
有夫役數人各持畚鍤箕箒於庭中冀除訖復去有頃

又持床席牙盤蠟炬之類及酒具樂器闐咽而至遐叔  
意謂貴族賞會深慮為其迫逐乃潛伏屏氣於佛堂梁  
上伺之鋪陳既畢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青衣黃頭  
亦十數人步月徐來言笑晏晏遂於筵中間坐獻酬縱  
橫履舄交錯中有一女郎憂傷憔悴側身下坐風韻若  
似遐叔之妻窺之大驚即下屋椽稍於暗處迫而察焉  
乃真是妻也方見一少年舉柶屬之曰一人向隅滿坐  
不樂小人竊不自量願聞金玉之聲其妻寃抑悲愁若

無所控訴而強置於坐也遂舉金雀收泣而歌曰今夕  
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兮三見花滿  
座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之  
謂乎少年相顧大笑遐叔驚愕久之計無所出乃就階  
間捫一大磚向坐飛擊磚纔至地悄然一無所有遐叔  
悵然悲惋謂其妻死矣連駕而歸前望其家步步悽咽  
比平明至其所居使蒼頭先入家人並無恙遐叔乃驚  
愕疾走入門青衣報娘子夢魘方悟遐叔至寢妻臥猶

未興良久乃曰向夢與姑妹之黨相與玩月出金光門  
外向一野寺忽為亮暴者數十脅與雜坐飲酒又說夢  
中聚會言語與遐叔所見並同又云方飲次忽見大塼  
飛墮因遂驚魔殆絕繞寤而君至宜幽憤之所感耶

邢鳳

元和十年沈亞之始以記室從事隴西公軍涇州而長  
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於  
東池使館既半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遊記得其異請



言之客曰願聽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  
康里南以錢百萬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  
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為古粧而  
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曰麗者何  
自而臨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詩而當綴此鳳曰  
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  
篇題之曰春陽曲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類此凡數十  
篇美人曰君必欲傳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東廡下几

上取彩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翫春陽何處春  
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鳳卒吟  
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使妾教此舞美人乃起  
整衣張袖舞數拍為弓彎狀以示鳳既罷美人低然良  
久即辭去鳳曰願復少留須臾間竟去鳳亦尋覺昏然  
無有所記及更衣襟袖得其辭驚視復省所夢事在貞  
元中後鳳為余言如是是日監軍使與賓府羣佐及宴  
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功蘇滌皆歎

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復有至者渤海高  
元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囑吳興姚合泊亞之  
復與集於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於是姚合曰吾友  
王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吹  
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門客作挽歌詞生  
應教為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  
土葬金釵鋪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悵  
不勝懷詞進王甚佳之及寤能記其事王生本太原人也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時晝  
夢入秦主內史廖家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前促  
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

以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

秦官名

使佐西乞術伐河西

晉秦郊也

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

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壻蕭史先死公謂亞  
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

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  
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尚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  
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延亞之入  
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鬢髮著偏袖衣粧不多飾其芳姝  
明媚筆不可模畫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  
亞之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為沈  
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蕭每  
吹簫必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

自廢公主七月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曾為秦  
以女樂遺西戎戎王與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  
公主主悅嘗愛重結裙帶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  
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無疾忍卒公追  
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輓歌應教而作曰泣  
莖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  
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  
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

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髯莎雜英  
滿地兮春色煙和朱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  
其恨如何亞之亦送塋咸陽宮中十四人殉亞之以悼  
悵過戚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居宮中矣  
居月餘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將託久要不謂  
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弊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  
然寡人每見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  
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幸

免罪戾得使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時日將去公置  
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者擊鼙拊鼙鳴鳴而音有不  
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予顧此聲少善願沈郎賡  
揚歌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為歌辭曰擊  
鼙舞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  
銜紅舊繡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  
春風何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和之四座皆泣既  
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



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  
牕紗檀點依然侍人泣  
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  
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  
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  
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  
落花如雨淚臙脂竟別  
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  
關出關已送吏曰公命  
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  
未卒忽驚覺臥邸舍明  
日亞之為友人崔九萬  
具道之九萬博陵人諳  
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  
公葬雍索泉祈年宮下  
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  
求得秦時地志說如九  
萬言嗚呼弄玉既仙矣  
惡又死乎

張生

有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以饑寒一旦  
別妻子遊河朔五年方還自河朔還汴州晚出鄭州門  
到板橋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逕路而歸忽於草莽  
中見燈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次生乃下驢以詣  
之相去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中與賓客語笑方浴生  
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見有長鬚者持盃請措大  
夫人歌生之妻文學之家幼習詩禮甚有篇詠欲不為

唱四座勤請乃歌曰歎衰草絡緯聲切切良人一去不  
復還今夕坐愁鬢如雪長鬢云勞歌一盃飲訖酒至白  
面年少復請歌張妻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長鬢持一  
籌勸云請置觥有拒請歌者飲一鍾歌舊詞中笑語准  
此罰於是張妻又歌曰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  
水無返期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酒至紫衣者復持  
盃請歌張妻不悅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閨秋日亦難  
暮夫婿斷音書遙天鴈空度酒至黑衣人復請歌張

妻連唱三四曲聲氣不續沉吟未唱間長鬚拋觥云不  
合推辭乃酌一鍾張妻涕泣而飲復唱送胡人酒曰切  
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濕良人去不回馬知掩閨泣酒至  
綠衣少年持盃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即當睽索無辭  
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疑是  
夢中遊愁迷故園道酒至張妻長鬚歌以送之云花前  
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酒至紫  
衣胡人復請歌云須有艷意張妻低頭未唱間長鬚又

拋一觥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瓦擊之中長鬚頭再發一瓦中妻額闐然無所見張君謂其妻已卒慟哭連夜而歸及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張君問其妻婢僕曰娘子夜來頭痛張君入室問妻病之由曰昨夜夢草莽之處有六七人遍令飲酒各請歌孥凡歌六七曲有長鬚者頻拋觥方飲次外有發瓦來第二中孥額因驚覺乃頭痛張君因知昨夜所見乃妻夢耳

劉道濟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嘗夢見一  
女子引生入牕下有側栢樹葵花遂為伉儷後頻於夢  
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  
一牕側栢葵花宛是夢所遊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  
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鬼也  
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樓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  
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赤心邪所致  
聞於劉山甫也

博異志

唐鄭還古

敬元頴

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修詞未  
成乃攜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大甚  
好溺人仲躬亦知之念靡有室家無所懼仲躬常抄習  
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水女子可十數歲恠每日來於  
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經宿方索  
得屍仲躬異之開乃窺於井上忽見水影中一女子面

年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則紅袂  
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竄恍惚若  
不支持然乃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  
月炎旱此井亦不減忽一日水頓竭清且有一人扣門  
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  
其製飾鉛粉乃當時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  
人元穎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  
於茲遂穿此井洛城內都有五毒龍斯乃一也緣與太



一左右侍龍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徵多故為不赴集  
役而好食人血自漢以來已殺三十七百人矣而水不  
曾耗涸某乃國初方墮於井遂為龍所驅使為妖惑以  
誘人用供龍所食其於辛苦情非所願昨為太一使者  
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為  
河南旱被勘責三數日方迴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  
命匠淘之則獲脫難矣如脫難願於君子一生奉養世  
間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伸躬乃當時命匠令

一信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即令收之至底無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面闊七寸八分仲躬令洗淨安置匣中焚香以潔之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後忽見元穎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煦衣濁水泥之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為大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為許敬宗婢蘭苔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而不可取遂為毒龍所殺幸遇君

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爾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錢儼居今移出何以取措定之所元穎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矣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仲躬遽留之問曰汝以紅綠脂粉之麗何以誘女子小兒也對曰某變化無常各以所悅百方謀策以供龍用言訖即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戶兼領宅主來謁仲躬便請仲躬移居夫役並足到齋時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直

契書一無遺闕並交割訖後三日會清化宅井無故自  
崩兼延及堂隍東廂一時陷地伸躬後文戰累勝大官  
所有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績効也其鏡背有二十八  
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  
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十年後世於  
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有日而右  
有月龜龍虎雀並依方安焉於鼻中題曰夷則之鏡

許漢陽

漢陽名商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洪  
波急尋小浦濡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而水  
纔三二尺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以泊舟  
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髮若鵝素面如玉迎舟  
而笑漢陽訝之而入以游嗣又大笑返走入宅漢陽東  
帶上岸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內廳揖坐云女郎  
等易服次須臾青衣命漢陽入中門見滿庭皆一大池  
池中荷芰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兩道虹橋以通南北

北有大閣上階見白金書曰夜日宮四面奇花異木森  
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有青衣六七人見漢陽列  
拜又引上二層方見女郎六七人目未嘗覩相拜問來  
由漢陽具述不意至此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有  
少酒願追歡揖生訖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  
食訖命酒其中有一樹高數丈餘幹如梧桐葉如芭蕉  
有紅花滿樹未吐大如斗盞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相  
揖一青衣捧一鳥如鸚鵡置飲前闌干上叫一聲而樹

上花一時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  
姿掣曳之服各稱其質諸樂絃管盡備其鳥再拜女郎  
舉酒衆樂具作蕭蕭泠泠杳入神仙纔一巡此夕月色  
復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  
人間事雜之則女郎亦無所酬答歡飲至二更已來畢  
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一卷  
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之遂為  
讀一遍女郎請又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女郎謂諸

女郎兼白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誦之諸女郎及漢陽  
曰善乃言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十載一歸來辛  
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兼筆硯請漢陽與錄之  
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扎之卷大如拱已半  
卷相卷矣觀其筆乃白玉為管硯乃碧玉以頗黎為匣  
硯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陽之名押之展向前見數  
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  
而不見其姓女郎遂却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奉和擬



繼此可乎女郎曰不可此卷每歸呈父母兄弟不欲  
雜爾漢陽曰適以獎名押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子所  
論四更已來命發收拾揮霍次二青衣曰郎可歸舟矣  
漢陽乃起諸女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恨恨  
而別歸舟忽大風雲色斗暗寸步黥黑而至平明方自  
觀夜來飲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濡口  
江岸人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故泊舟乃訊之曰濡口  
溺殺四人至二更後却滂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活

而若醉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呪久而乃言曰昨夜海龍王諸女及姨姊妹六七八人過歸洞庭宿於此處取我輩四人作酒緣客少不多飲所以我却得來漢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名又云青衣言諸小娘子苦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過也漢陽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方知悉以人血為酒爾三日方平

王昌齡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  
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昌齡  
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賣酒脯紙  
馬獻於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  
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疋崑崙牽奉上大  
王不取錢直為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  
而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

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  
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  
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  
之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  
者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嘗聞葛仙公命魚送  
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今日亦頗同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

餘人皆精專修習法錄齋戒皆全有不專者自不肯住  
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旦  
則具姓名申報以為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  
戶各自獨行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  
至時乃令二勇者以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  
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銜出一道士二人逐射不中奔  
棄道士而往至明並無入得仙具以此白竭忠竭忠申  
府請弓天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獲金簡

玉錄泊冠帔或人之髮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中即漸無道士今並休廢為守陵使所居也

### 陰隱客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已澹一十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而傍行俄

轉會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工人乃下於  
山正立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山傍向萬仞千  
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巖壑中皆有金銀  
宮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蕉又有紫花如盤五  
色蛺蝶翔大如扇翔舞花間五色鳥大如鶴翱翔乎樹  
杪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  
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  
山宮以銀字書之門兩閤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

餘童顏如玉衣冠輕細如白霧綠烟絳唇皓齒鬢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為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次所以未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勅曰勒門吏禮而遣之工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來遊覽畢而退工人曰向者未敢僮賜從容乞乘使而言之門人遂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



清泉眼令洗浴及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與漱之味如  
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為門人引下山每至  
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山趾有  
一國城皆是金銀玕玉為宮室城樓以玉字題云梯仙  
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初得仙者關  
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或玉京蓬萊崑  
閩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主錄主符主印主衣飛行自  
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下界門人曰吾此國

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  
梯仙國異無所異言畢謂工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  
聿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掬欲至山頂求來穴門人曰  
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數十年矣却出舊穴應不可矣  
待吾奏請通天關鑰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攜  
金印及玉簡又引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作樓閣  
門有數人俯伏而候門人視金印讀玉簡副然開門門  
人引工人上纔入門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唯聞門人

云好去為吾致意於赤城真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  
三十里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  
三四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路惟見一  
巨坑乃崩井之所為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  
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後  
有人於劔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岑文本

貞觀中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忽覺有

叩山亭院門者藥堅報云上清童子元寶特此參奉文  
本性慕高道束帶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儀質奕邁  
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清圓帔履衣服輕細如  
霧非齊紈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清童子自漢  
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不得凝滯之道遂為吳王進入  
見漢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相問僕常與方圓  
行下皆得美暢由是自文武二帝迄至哀帝皆相眷王  
莽作亂方出外方所在皆沐人憐愛自漢成帝遂厭人

間乃尸解或秦或楚不常厥居聞公好道故此相曉耳  
文本詰以漢魏宋齊梁間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覩  
因言史傳間屈者虛者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  
度之異對曰夫道在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心方正  
相時儀也又問曰衣服皆輕細何土所出對曰此是上  
清五銖服又問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  
尤細者則五銖也談論不覺日晚文本乃別出門而忽  
不見文本知是異人乃每下朝即令伺之到則談論移

時后令人偕送詣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墻  
下瞥然不見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了  
無餘物唯得古錢一枚文本悟上清童子是銅名元寶  
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服亦  
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王也文本  
雖知之而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餘年忽失古錢所在  
文本遂寔

沈亞之

沈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謂軍涇州昔見隴西公言少  
從邢鳳游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  
錢百萬質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  
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為古粧而高環長眉  
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問麗人何自而臨我  
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客於妾宇下焉有所自鳳  
曰願示其書目美人曰妾好詩而嘗綴此鳳曰麗人幸  
少留得賜觀覽於人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

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數十句美人曰  
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  
牋傳春陽之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  
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鳳吟卒請曰  
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  
袖舞數拍為弓彎之狀以示鳳既罷美人低然良久却  
辭去鳳曰願復少從容須臾間竟去鳳亦旋覺昏然忘  
有所記鳳更衣即於懷袖中得其詞驚視方省所夢時



貞元中也又吳興姚合謂亞之曰吾友王炎云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鳴蕭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作西施挽歌其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工起珠帳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堦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進詞王甚嘉之乃悟能記其實炎太原人也

劉方玄

山人劉方玄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之廳其西

有巴離所隔又有一廳常扃鑰云多有怪物使客不安  
已十數年不開矣中間為廳廊崩摧州司完葺至新淨  
而無人敢入其夜方玄都不知之至二更後見月色滿  
庭江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嘯咏之聲殆不多  
辨唯一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言曰往年阿郎  
貶官時令老身常騎偏面騮抱阿荆郎阿荆郎嬌不肯  
穩坐或偏於左或偏於右墜損老身左膊至今天欲陰  
使我患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必大雨如今阿荆郎官

高也不知知有老身無復聞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  
音清細若曳緒之不絕復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  
淚之詞幽咽良久亦不可辨其文而無所記錄也久而  
老青衣又云昔日阿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  
謂綿綿思遠道也僅四更方不聞其聲明旦果大雨呼  
館吏訊之吏云此西廳空更無人方叙此中賓客不曾  
敢入之由方玄固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階  
中院之西則連山林無人迹也啟其廳廳則新淨了無

所有唯前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耶  
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  
日為灰不堪着視其書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  
不曾有人入亦迥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人也復以此  
訪於人終不能知其來由耳

馬侍中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謁府主不見而乃寄於園吏史  
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謁卽須先言當為其岐路耳護戎

諱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之無逃其死也然若幸  
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同慎勿暗投也某乃護戎先乳  
母子得以詳悉而輒贊君子焉燧信與疑半明晨入謁  
護戎果犯諱庭叱而出畏懼之色見園吏吏曰是必忤  
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戾我而恟惶如是然  
敗則死不得瀆我也遂匿燧於糞車中載出郭而逃於  
時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散缺騎者每門十人燧狼忙  
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出境求蔽於逃民敗室中尚未

安聞車馬蹄敲聲人相議言能更三二十里否果護我之使也俄聞勢漸遠稍安馬未復常息又聞有悉窣人行聲燧危慄次忽於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絕長手攜一襖曰馬燧在此否燧默不敢對又曰大驚怕否胡二姊知君在此故來安慰無至憂疑也燧乃應唯而出胡二姊曰大厄然已過尚有餘恐爾君固餒我食汝乃解所攜襖有熟肉一甌胡餅數枚燧食甚飽却令於舊處更不可動胡二姊實灰數斗於燧前地上橫布一

道以授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劫輒不得動過此  
厄後勲貴無雙言畢而去近夜半有物閃閃照人漸近  
戶牖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髮蝟奮金牙鋒鏘  
臂曲瘦木甲拏獸爪衣豹皮褲攜短兵直入室來獐目  
電熒吐火啖血跳躑哮吼鐵石消鑠燧之惴慄殆喪魄  
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久之物乃  
撤一門扉藉而熟寢俄又聞車馬來聲有人相請曰此  
乃逃人之室不妨馬生匿於此子時數人持兵器下馬

入來衝踏夜又夜又奮起大吼數聲裂人馬噉食血肉  
殆盡夜又意氣徐步而去四更東方月上燧覺寂靜乃  
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籍燧乃獲免後立大勲官爵亨  
崇詢訪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報不及每春秋祠饗  
別置胡二姊一座列於廟左



集異記

唐薛用弱

徐佐卿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翔  
馬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地丈  
許歛然矯翰西南而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益州城距  
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道流非修  
習精懃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為幽絕每有  
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歲率三四而至

馬觀之耆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俟其來而佐卿至則  
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為道流之所傾仰  
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為  
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  
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即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  
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狄幸蜀  
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過幸道室既入  
此堂忽覩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

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寶對即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  
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  
當日集於斯歟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馬自後蜀人  
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從焉  
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為尊官有  
力者之所見占積薪棲棲而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

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瞑婦姑皆闔  
戶而休積薪樓於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  
良宵無以為適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  
竒之况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  
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  
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  
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  
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

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  
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即出橐中局盡平生  
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  
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  
積薪即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  
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間矣自是  
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  
力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甚

圖有馬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平等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馬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周二十年物方乃辦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煙焰息滅啓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即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事費復備則又報告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啓鑪

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大加貶  
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集賢愚  
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乃登鑪巔百尺懸絕揚  
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  
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况今衆善虛費積年  
如或踴前失吾亦無面目見衆善也吾今俟其啓鑪欲  
於金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愆於諸佛二以表誠於衆善  
儻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為建重閣耳聚觀萬衆號

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  
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  
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  
佛身洪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自而致開元初李嵩  
充天平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大像歎曰如此相好而為  
風日所侵痛哉即施錢七萬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  
只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萬  
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嵩也得非澄空之後身歟



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覲親  
馬下駟蹇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情顧  
甚連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顧珙有仁色珙  
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誠將丐餘  
力於君子子其聽乎即以誠告之乘馬者曰但及都門  
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已之二僮曰爾可緩驅  
疲乘投宿於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溫之墅來辰徐歸

因上馬揮鞭而騫俄頃至上東門遂歸其馬珍重而別  
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已半規即促步而進及  
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  
拜曾莫顧瞻因俯階高語曰珙自外至即又不聞珙即  
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惑因  
又極叫皆亦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何處那  
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豈為異  
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

貴人導從甚盛遙見珙即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索鞵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啓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鷹廻借馬送歸以為戲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鬼無理將人命為戲明日與尊父書令笞之既至而索鞵者招珙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竇莊索鞵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於此既至則已絕矣珙驚嘆久之少

頃無恙及歸乃以其實陳於家余於上都自見實溫細  
話其事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遊行侶共濟瓜洲舟中  
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忠烈  
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即自歎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  
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  
忽遽負擔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

年穎士北歸止於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  
司門遽白云某吏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  
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庭而穎士懸認江  
中二少年亦縲紲於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仙則神因  
具述曩事邑長即令先窮二子須臾欵伏佐驗明著皆  
云我之發丘墓今有年矣穎士即以前說再令詢之皆  
曰我嘗聞鄱陽王冢大獲金玉冢內有貴人顏色如生  
年方五十髭鬚斑白僵臥於石塌姿狀正與穎士相類

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知蕭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  
啓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  
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驗歟

韋宥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溫州忽忽不怡江波脩永舟  
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淺沙亂  
流蘆葦青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枝有拂鞭者宥因間援  
熟視忽見新絲箏絃周纏蘆心有即拔蘆伸絃其長倍

尋則試縱之應手復結宥奇駭因寘於懷行次江館其  
家室皆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有妓樂即付箏  
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新繁然沙洲江徼是物何自  
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器以聽其音妓將安之更無少  
異唯短二三寸耳方饌妓即置之赴食隨置復紉及食  
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選蠕搖動妓乃驚告衆來競觀  
而雙眸瞭然矣宥駭曰得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盛  
詣盂水之內而投於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電

咫尺昏晦俄有白龍長百丈挈攬昇天衆咸觀之良久  
乃滅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明經得  
第選新州參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再投兗州泗水  
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為終焉之計居處深僻  
俯近龜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累早祛尤諧夙  
尚於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憇焉神思昏然不



覺成寐因為褐衣鹿幘人之夢中召去隨之遠遠乃至  
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日曠曠人俗潔清卉木鮮茂少  
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即被導之令前經歷門堂深邃  
莫測遙見玉人當軒獨立少霞遽修敬謁玉人謂曰慙  
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靡知所謂復為鹿幘人引至東  
廊止於石碑之側謂少霞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  
素不工書即極辭謝鹿幘人曰但案文而錄胡乃拒違  
俄有二青僮自北而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

一賞筆硯即付少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搦管頃刻  
而畢因覽讀之已記於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  
真人山玄卿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溼新宮宏宏崇軒轅  
轍雕玳盤礎鏤檀竦榮壁瓦鱗差瑤階昉截閣凝瑞霧  
樓橫祥霓駟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  
飈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  
班列仙翁鵠駕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為屑桂旗不  
動蘭屋互設妙樂竟臻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蕭冷澈

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闕易遷虛語童  
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年四月  
十二日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遂為鹿憤人從之忽遽  
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即紀錄自是兗豫好奇之  
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為立傳焉用弱亦  
常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視之筆迹宛有書石之態少霞  
無文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矣少霞爾後修道尤  
劇元和末已云物故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奏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為對梁公指所衣紫純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為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

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則  
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  
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  
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  
歷諸貴之間尤為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  
籍甚客有出入於公主之門者為其致公主邑司牒京

兆試官令以九臯為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為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即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賈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樂奉燕即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

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荅曰知音者也  
即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  
何名維起曰號鬱輪祀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  
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為  
文乎維即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  
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為乎因令更衣昇之客  
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為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  
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為解頭誠為國華矣公主乃

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  
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為他  
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為子力維起謙謝公主  
則名試官至第遣官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王渙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  
遊處畧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賞酒小飲  
忽有黎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



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  
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  
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  
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為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  
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  
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  
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晝夜臺何  
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

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  
鷓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  
渙之自以詩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  
唱皆巴人下俚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  
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  
終身不敢與子爭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  
奉吾為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  
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

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撒飯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  
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  
歡噱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  
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張鎰

張相公鎰大厯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代  
宗面許宰相恩澤獨厚張公日日以冀而累旬無耗忽  
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鷟寤因思中

外初無其人尋繹不解有外甥李通禮者博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因賀曰舅作相矣張公即詰之通禮答曰任調反語是饒甜饒甜無遜甘草獨為珍藥珍藥反語即舅名氏也張公甚悅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適下公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 裴通遠

憲宗遷葬於景陵都城人士畢至時有前集州司馬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門及

歸日勢已晚車馳馬驟自平康北街後乃有白頭嫗徒步奔走隨車而來氣力殆盡至天門街夜鼓將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而行車中有老青衣從四小女其中或有哀其奔迫者則問其所居對曰崇賢即謂曰與嫗同里今亦將歸苦步履不逮懼犯禁車中尚可通容能登車至里門否其嫗乃荷愧丁寧因命同載及至則珍重辭謝而去乃於車中遺下小紅錦囊諸女笑而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為逝者覆面之物四馬諸女驚駭登棄於

路自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

邢曹退

贈工部尚書邢曹進至德以來名為河朔之健將也守職魏郡為田承嗣所縻曾因討叛飛矢中目左右與之拔箭而鏃留於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鐵鉗遣有力者挾而出之痛毒則極其鏃堅然不可搖動曹進痛楚計無所施妻孥輩但為廣修佛事用希慈蔭數日則又以索縛身於床復命出之而特宥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

而已忽因晝寢夢見胡僧入於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於其中當自愈矣及寤登言於醫工醫工曰米汁即泔也豈宜潰瘡哉遂令廣詢於人人莫諭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丐食因遽召入而曹進中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矣即延之俯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濯以寒食飴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飴為米汁况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以點應手清涼頓減酸楚然既夜其瘡稍癢即令如前綑縛用力以

拔鉗纜及臉鐵已突然而出後傅榮不旬月而差矣吁  
西方聖人恩祐顯灼乃若此之明徵邪

韋知微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選授越州蕭山縣令縣多山魘  
變幻百端無敢犯者而前後官吏事之如神然終遭其  
害知微既至則究其窟宅廣備薪採伺候集聚因環薪  
縱火衆持兵刃焚然殆盡而邑中累月蹤跡枉絕忽一  
日晨朝有客詣縣門車馬風塵僕馭憔悴投刺請謁曰



蘭陵蕭慥知微初不疑慮即延入上座談論笑謔敏辯  
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投館休焉客乃謂知微曰僕途  
經峽中收得猴離智能可玩敬以奉貺乃出懷中小合  
開之而有獼猴大纔如栗跳躑宛轉識解人情知微竒  
之因攜入誇異於宅內獼猴於是騰躍踴駭化為虎焉  
扃閉不及兵仗靡加知微闔門皆為嚙噬子遺無有矣

狄梁公

狄梁公性嫻醫藥尤妙針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華

州闌闌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狄梁公引轡遙望有  
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即就觀之有富室兒  
年可十四五臥脾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蒂綴鼻纒  
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刺骨於是兩眼為贅所繩目睛翻  
白痛楚危極頃刻將絕惻然久之乃曰吾能為也其父  
母洎親屬叩顙祈請即輦千絹寘於坐側公因令扶起  
即於腦後下針寸許仍詢病者曰針氣已達病處乎病  
人頷之公遽抽針而疣贅應手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

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  
吾哀爾命之危逼吾蓋急病行志耳吾非驚伎者也不  
顧而去焉

### 寧王

寧王方集賓客謹話之際驚馬牙人翹神奴者請呈二  
馬焉寧王即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彩座  
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牙人先  
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寧王忻然謂左右曰

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即共咨詢  
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為驗之即令鞭轡馳驅往復數四

笑謂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寧王乃顧千貫者

曰此馬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復顧五百緡者此馬

往來十過見下頗生塵埃以此等差其價之高下馬座

客乃伏

說郭卷一百十五上